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情 本册主编:王正 责任编辑:王永民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少年
早
识
愁
滋味

性格使然,先天气质的赋予,从小多病,体质孱弱,心理上的敏感,多虑,怯弱以至恐惧感的频频出现,便是这“愁”——更准确地说是忧郁感产生的内在因素。向记忆深处追寻,便有一幕典型“案例”闪现。那时,不过三四岁的样子,夜晚躺在床上,躺在妈妈身边,我睡不着。一盏油灯熄灭,眼前便有许多幻觉浮现。是鬼魂、野兽,还是一种莫须有的什么阴影呢?远处传来庙宇的钟声,沉重而低缓,悠悠然持续不断。“我怕!”这是一种灵魂的呼

月光里的神话

耿林莽◎著

小小的恋日者,有一枚童年的落日。当他从乌衣巷——那一溜披着灰黑色乌衣的山脊缺口处坠落,所有的山石都被涂上了指甲油似的殷红,穿山甲的鳞片似的神奇。

每个人的落日

小小的恋日

者,骑到山脊上去吧,爬到高



NLIC2970976822

悠,唤成了绵延不绝的炊烟的袅袅,绾成缠绵的结了,将你

牢牢地缚住。“回家吧孩子!回家吧孩子!”哪一个小小的恋日者,不曾被栓过?“跟着落日去流浪,”只能是诗人的梦想。月是故乡明,而落日,只能在异乡人的目光中,潜藏那么多让心灵悸动的恍惚。异乡人从一个小站下车,步入竹篱外的黄昏。秋大衣上凉风飕飕,脚步在田塍边踟躅。他将往何处去呢?列车从苍茫大原野的地平线上滑下去了,恰迎着那一

乡村,是诗的摇篮

乡村,是诗的摇篮。写了几十年诗,这一理念,由模糊到坚定,终于形成不可动摇的认识了。人是大自然的产物。人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,诗情与诗意最早的萌动,便是对于自然美的迷离和沉醉。而乡村,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片辽阔的天地。我不幸从小生长在扬子江边的一座古老的小城,成年后,为生活奔波,辗转流离,也全在城市之中。童年生活的小城给予我的,是灰蒙蒙的瓦房和窒息的



快餐文学坊报

月光里的神话

耿林莽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NLIC297097682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里的神话 / 耿林莽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69-4382-4

I. ①月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10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
总主编 温倩

本册主编 王正

月光里的神话 耿林莽 著

责任编辑 王永民
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
邮 编 830026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14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382-4

定 价 32.6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xy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录 || Contents

第一辑 语词札记

站 / 001

门 / 005

渡 / 008

舟 / 011

雨 / 015

酷 / 019

“囚”与“被囚者” / 021

寺：“空门”之实 / 026

第二辑 冷的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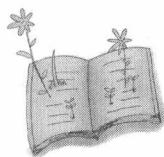
安魂曲 / 029

海雾飘飘 / 035

海和红房子 / 038

海：摇篮或坟墓 / 042

九月的杯子 / 046



竹之恋 / 048
冷的海 / 051
少年早识愁滋味 / 053
小城·小河·小巷 / 057
那一棵树,是银杏 / 061
玉米情结 / 064
想起了私塾 / 067
我喜欢的虫子 / 071
钟声漂泊 / 075
每个人的落日 / 078
我的梦:印象与解说 / 080
有一只虫子在唱歌 / 088
所有的麻雀都是一只麻雀 / 091
白色花,蓝色花 / 095
红果诗情 / 097
望悬崖 / 100
水中的女神 / 102
饮茶札记 / 104

第三辑:岁月与人

岁月与人 / 108
布衣情怀 / 113
人,失去了乡愁 / 117
冬天,老人的季节 / 122

想变一只鸟 / 128
清明时节雨纷纷 / 132
月光里的神话 / 135
不好意思散步 / 138
跪,还是站着? / 141
奥斯威辛之后 / 145
吴冠中如是说 / 149
鼠性难移 / 152
蝉以鸣夏 / 155
鹿死谁手 / 157
玻璃是透明的 / 159

第四辑:诗是一种慢

诗是一种慢 / 162
一个少年迷上了诗 / 168
郭风的“风” / 173
手是无辜的 / 177
沈从文:家书见真情 / 183
钟子期在哪里 / 189
美,无所不在 / 195
乡村,是诗的摇篮 / 199
清贫出好诗 / 202
乡愁:一缕淡淡的烟 / 206

第一辑 语词札记

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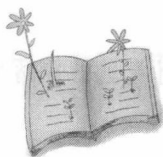
从一个词语出发：站

“立”+“占”=站。人活在世上，或坐，或躺，或走，或站，总要占有一定的空间。坐、躺、走、站的常见姿态中，双脚直立站着，是占有面积最小的一种了。

宇宙之大，天地之阔，区区一人，占有的地盘藐乎其小矣。但要觅得一个站住了脚的地方，也不容易。

旧戏舞台上清贫书生穿一袭寒酸的蓝衫，唱道：“上无片瓦遮天地”。一片瓦或许比头颅还小些，然而即此也不可得。脚下呢？“贫无立锥之地”。旧时代的贫困人等，要在社会上站住，难矣。

人口问题说到底其实也是个“站”的问题。就业问题说到底其实更是个“站”的问题。“僧多粥少”的矛盾贯串古今，横越中外。当



年一批批城市知青涌向农村,是到“广阔天地”接受再教育。由于“广阔”,抡得开胳膊伸得开腿,“站”自然不成问题。而今一批批农村青壮年却又从“广阔”向“窄小”流动,纷纷涌入城市,想在这里“站”住,就颇不轻松了。在低矮工棚中占上一个铺位的民工是有福的,找不到岗游手游足,虽不“好闲”却只能“闲”着,便不自在了,若是穿破衣烂衫,神态又不怎么从容,在豪华宾馆、星级饭店,堂而皇之的什么“度假村”“别墅”“公寓”大厦门前“站”几分钟试试,保安们挥手相驱,用那鄙夷的目光瞪你几眼,你还不得立马转身而去,“站”得住么?

二

站的物化形态是又一番风情。汽车站、火车站、船码头、飞机场,是车、船、飞机们由动转静,或由静而动的转折点,走着走着,不走了,“站”一下,这个称为“站”的地方,便会热闹非常,成为人来人往,人流穿梭之处。“站”的静止带来了人的流动,车的流动,船的流动,飞机的起降飞行。“站”也者,“不站”也。

站是空间的标志,又是时间流动最为敏感的场所。时间的精确度是每一趟列车每一架班机必须严格保证的正点,分秒必争。而人,来来往往的人,不过是短暂的过客。“站”即“暂”,等车,登车,下车;等人,送客,话别;人生旅程中,惟车站、码头、机场这令人无比激动或无限伤感的地方,人们最能体认时间的转瞬即逝,一刻千金,抓不住又拉不回的无限珍贵与无比重要。一挥手,一握别,一拥

抱，一热吻，一声唤，一行泪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嘱咐，迅即被厚厚的门、墙或窗玻璃所隔断。一声鸣笛，车轮轧轧，火车喷出了浓烟，远了远了，泪眼模糊中，如梦骤醒。也许此一别便永生难见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永难团聚的情人之最后一次相依，等等。人生自古伤别离，那飞机的影子早被厚厚的云层所遮蔽，吞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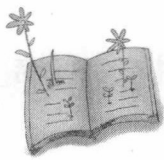
站是人生舞台，人是匆匆过客。每日每时，多少悲剧喜剧以及不喜不悲的奔波劳碌，人情往来，例行公事，不得不迎来送往，无可奈何地“登台表演”，车站、码头、机场，提供了多少戏剧性场面，被搬上银幕舞台者不过点点滴滴而已，每个人都是演员，又都是观众，来去匆匆，几十年光阴，在地球上某一角落里“站”这么一站，终于“走”了。“光阴者百代之过客”，人呢？一代的过客而已，岂有他哉。

三

大城市的车站、机场，车水马龙，人流涌动，密度大，空间小，节奏快，戏剧性很强，诗意感便少了。我喜欢的是小站：一段铁栅，两行树篱，站前站后便是漠漠旷野，荒凉诚然荒凉，却每能引发想入非非的遐想与幻想。

古时人行路难，但也有驿站，有路亭。辛安驿，清风亭，仿佛又听到边远的马蹄声寂寞地踏过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这种境界只能从古诗词里寻觅到了。

荒凉的现代小站另有一种情调。火车驰过去，很少停足。“小站



不停”，只留下一缕烟，喷出的烟尘权作为对荒原的馈赠，落满路边瘦瘦的树丛。我曾在一个落雪的深夜从陌生的小站下车，冰冷的雪花灌满我的脖颈。还有几次在日落的黄昏，我看见了夕阳也像个异乡人迟疑地踟蹰，我看见愈来愈浓的烟雾模糊了陌生的田野，我是谁，我来到了什么地方，我将向何处去呢？

小站，荒凉的小站是我向往的地方，它对我的诱惑远胜于万家灯火的辉煌和旅游胜地的喧嚣。小站，小站的荒凉为我编织一个荒诞不经的梦——

轮子放缓了节奏，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停住。“临时停车”——有人悄悄地说，我走到车门口，门为我打开，我走了下去。

小站。没有名字的小站。无人查票，没有栅栏。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小径，冬青树、牛蒡草，剑麻开着洁白的花朵。没有人。

我自己走了出去，站住。

“没有站，我便是站了：一个人站着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火车已经在地平线边沉沉的雾霭中消失，将全部的荒凉留在了背后，留给了我。

大树上贴着一张告示，是“通缉令”。我注视那逃犯的照片，不是我。不是逃犯，不是流浪者。“寻人启事”都不屑一寻的人物，如此的无足轻重，真好。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不过是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来走一走。

不是走一走，是站一站。

一个人的“站”，多随意，多自在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

门

一

沿着墙走。那是一道绵延数里的墙，伸向似无尽头的地方。沿着墙走如读天书似的吃力和疲倦。到达一扇门的渴望，越来越强烈。

“不得其门而入”的苦闷和焦虑，此时体验得最真切。

当终于跨入一扇门时，其狂喜与激动，可以想见了。

一个牧羊的孩子，每天站在乡村小学的大门口，听着教室里朗朗地读书声，看着背书包的小学生进进出出，目光中充满羡慕与期盼。然而，他只能站在校门之外。

“不得其门而入”的悲哀，困扰着一颗童稚的心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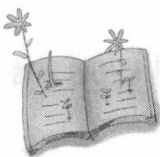
“希望工程”温煦的阳光，能为他赢得“入门”之喜悦的希望吗？

二

门是命运，门是象征，门是标志性符号……

豪门、权门、衙门、牢门、寒门、柴门、空门，各各代表着内涵丰富的复杂内容，打开这些形形色色的门，几可窥见历史的百科全书上某些依稀的投影。

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揭示了等级森严贫富对立的旧社



会本质的真实。

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这是更悲怆凄凉的一幅画图。

今之世界又如何？两极分化画上句号的时刻，似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。

三

门，敞开或者关闭，就像人的心……

一个落雪的深夜，流浪者似漂泊的幽灵，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街头踟躅，徘徊。大户人家的黑漆板门绷紧铁青的脸，谁能敲得开？接纳他的是偏僻小巷中一扇窄小残破的柴门，一张诚实而和善的面孔。

茫茫风雪夜，流浪者向他好心的主人请求：

“请不要把门儿关上，请为那些枕着冰冷石块的朋友们敞着，敞着吧。”

四

在古老的民风纯朴的社会，有过“夜不闭户”的升平岁月。于今听来，犹如神话般迷人。

至今，乡村人家依然有白昼敞着门扉的习惯。谁家远方来了客人，街坊邻居纷纷赶往“围观”，质朴亲切的人情味依然很浓。

现代化的都市便不同了。大铁门、保险锁、防盗门、对讲门铃、

警卫森严，客人摁过门铃以后，主人仍在“猫儿眼”里仔细窥视，好不容易才小心翼翼地开门。

也许，愈“封闭”的地方门户愈开放，愈“开放”的地方门户愈“封闭”。一个有趣的悖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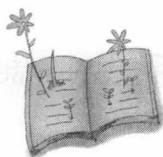
五

“空门”是门中的一个“特例”，指佛家寺院而言。

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是佛家名言。解释谓：“有形万物皆为色。因缘而生，本非实存。”这是一种虚无主义观念，难以服人。与“看破红尘”的“破”乃是一脉相承。也许正因此，皈依于佛的人，被称为“坠入空门”。

空门其实不真空。所有寺院，要选远离尘寰的山巅水崖而建。取其环境之清幽，距他们向往的“天国”依然遥远。坐禅斋戒，诸多出世之举，毕竟未绝尘世烟火。

但是有此“空门”依附在热闹的“实门”之侧，或亦有某种启发作用吧。老子有言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”，声色犬马的喧嚣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昏昏然处于物欲狂流包围网中的现代人，从“空门”中人的淡泊名利，超然物外的境界，能否有所借鉴，而使自己获得些许的清醒与节制耶？



渡

一

渡是一个意蕴丰厚的词语，一种动感，行进着的画面美；一种静态，休憩中的悠闲美，一级与它相关的神话；灾难、拯救；宗教与哲学；形而上的宽广、神秘，足以引发许多遐思。

创世之初的大地，是一片混浊，还是一片汪洋？大禹治水的中国神话，似倾向于汪洋说。无有田野、山丘，极目处尽是波涛、洪峰，汹涌浩荡，无边无垠。不长鳞也不长壳，既非鱼又非鳖的光溜溜肉身的人，将何以堪？

于是便有了泅泅之渡。泅，将围困于水的人，不是慢悠悠地游荡，也不是蛙式、蝶式、自由式泰然自若的沐浴，而是挣扎、奔窜，而是逃脱。泅——渡的最原始也最悲壮的形式，记录了人类与水相搏的一首英雄主义赞歌。

“乐府曲”中有一首《公无渡河》。古代有个白首狂夫、勇敢的泅渡者。这天清早，面对哗然流响的急流，他毅然奋力泅去。他的老妻在后面大声呼唤：“公无渡河！”泅者自去，被急流卷走。留下只有一首哀歌：

公无渡河，

公无渡河。

坠河而死，

将奈公何？

无数先人义无反顾地奋臂而搏和他们的壮烈牺牲，使后来人聪明了些。由独木舟到摆渡船，由游动的船到静止的桥，创造了越水而过的凭依之物，也有了一个与水抗衡、潜力无边的词语：渡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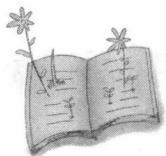
“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”，王维的渡口是苍凉、落寞的。

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韦应物的渡口，有一些娴静悠然的气息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闪烁着一条铺满银光碎片的长河。杨柳岸晓风残月，茫茫烟波中，有一只摆渡的小船。它是没有篷的，泊岸时，细细的柳丝触着舟子的裸肩，春天的手指般柔和。那舟子是个壮实的小伙，膀粗臂圆，汗水总在胸前背后浑圆的肌肤上镀一层金色的亮点。

一人乘坐、三人乘坐、五人乘坐、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摇起橹：悠悠、悠悠，水悠悠，船也悠悠，从此岸到彼岸，摆渡船是一枚动感的音符，又像一块橡皮，在波浪间反反复复地擦过，多么优美的一幅碧色波浪的画图，在他的摇橹之手的勾勒下描绘着，涂了又改，改了又涂。

（“划呀，划呀，父亲们！”一位诗人写道。这是对一切舟子、艄



公、摆渡人深情的呼唤)

悠悠、悠悠，船悠悠，水也悠悠，即使是雨丝轻拂，雪片斜飞，即便是呼啸的风无遮拦地推搡他的小船，他也总是那么从容不迫的悠然节奏，就像训练有素的乐师弹出铿锵有力的旋律。

岸已抵达，仿佛京戏舞台上小铜锣“咣”的一声叩响，船身一荡，渡者便逐一跃身登岸而去了，只留下这空荡荡的船。

摇橹声重新响起，静夜里分外清晰，一声声荡人心弦。

三

《圣经》中有诺亚方舟，佛门中讲慈航普度，而在人间，那些风尘仆仆的落难者，落魄江湖的流浪汉，漂泊异乡的游子们，谁为他们划来拯救的船？

幽灵似的细雨飘飘洒洒，灰蒙蒙地在他周边垂落。湿了散发，湿了衣衫，漂流人浑然不觉，他站在岸边的一方青石板上，望渺渺河面雾雨弥漫，望不见一艘小小的船。

渡者无船，他只能坐下来等候。

即使有船划来，摸摸口袋，囊空如洗，他又怎能跨上去呢？

即使好心的艄公送他过了河，登岸而上了，岸那边等着他的，不依然是茫茫空幻和迷离无边的雨吗？

四

此岸风雨，彼岸晴和；此岸荒凉，彼岸灯火。人们总将期望、理

想寄之于神话般美好,却又遥不可及的远方。有鸽子衔着橄榄枝飞过来了,彼岸在召唤。

不是神话,不是伊甸园,没有诺亚方舟,也没有慈航普度。划向彼岸的船是有的。

我写过一章散文诗《渡》:

夜。侦查员弯曲着身子,蹲伏在深色的芦苇丛中。

河水也浓得发黑,沉重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夜,伏在我的背上吧,

我背你过河!”

侦查员游到彼岸的时候,夜却不见了。

他背负着晨曦。

重要的是背负。做一个背负者,从夜走向黎明。我们,每一个“渡者”,便会融入一片阳光中去……

舟

一

舟。舟和船。舟即是船吧,同物而异称,可作如是观。然而汉字的创造、运用,每有极微妙的歧异,舟船之间,或亦有之。